

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



邢贲思 著

OUZHOU ZHIXUESHI SHANG DE
RENDAOZHUYI

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

OUZHOU ZHIXUESHI SHANG DE RENDAOZHUYI

邢贲思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89469

封面装帧 邹纪华

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

邢贲思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吴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字数 175,000

1979 年 3 月第 1 版 1984 年 4 月第 2 版

1984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01—86,500

书号 2074·351 定价 (六) 0.70 元

前 言

本书试图对人道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作一些历史性的考察，借以回答由于资产阶级哲学的反动宣传而被弄乱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人道主义是与人类俱生的永恒的思潮，还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之后才产生的；人道主义是超阶级的、全人类的意识形态，还是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属于一定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人道主义是始终进步的，还是只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即新兴的资产阶级冲决封建制度的网罗，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才是进步的，而当着资产阶级掌握了统治权之后，人道主义就逐步变成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的精神武器，逐步演变成为一种失去进步意义的思潮；等等。

研究人道主义对于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有重大的意义。作者多年来试图在这方面作些工作。由于“四人帮”对理论工作的严重破坏，许多同志都放弃了长期以来从事的科研课题，作者也中断了对人道主义问题的探索、研究。粉碎了“四人帮”，为一切工作带来了生机，理论工作的前途也一片光明。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作者不避浅陋，重新进行这一工作，写成此稿，以期抛砖引玉。如果此书能够引起一些同志的兴趣，使得更多的人来研究、探讨这一问题，带来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这便是作者最大的快慰。

作 者

一九七八年二月

再 版 附 言

本书在再版时，绪论部分有较大改动，其余各章除个别文字略有修改外，无大变动。此外在最后加了一章，题为《法兰克福学派和人道主义》。本书再版，虽作了部分修改，疏陋、错误之处仍然难免，迫切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作 者

一九八四年一月

目 录

绪论	1
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形成	35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	51
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人性论	76
欧文的人性论是其“新社会体系”的理论基础	109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两重性	126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宗教观	149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本主义剖析	188
一种以人道说教为特征的社会主义	
——评“真正的社会主义”	205
孔德的“人道教”	219
存在主义的所谓“新人道主义”	231
法兰克福学派和人道主义	245

绪 论

在欧洲的思想史上，很少有哪一种社会思潮象人道主义那样源远流长，具有广泛的影响，那样绵延持久，一直到现在还继续发生作用。用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观点撰写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文艺学的著作，古往今来真是不计其数。直到今天，在许多国家里，人道主义仍然风靡一时，打着“研究人的问题”的旗号的作品，充斥于学术界、文艺界，各种名号的人道主义协会、团体、机构数以百计。许多哲学流派都把自己标榜为人道主义，什么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新托玛斯主义是人道主义，人格主义是人道主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对于人道主义这样一种有悠久历史、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我们理应进行认真的研究，特别是由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把这个问题弄得十分混乱，这种研究就显得更加必要。

有一些理论家把人道主义说成是一种同人类的历史同始终的、永恒的、“全人类”的思潮，它超乎一切时代，超乎一切阶级，是全人类的“至高信仰”。他们把一部思想史说成就是人道主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也不过是人道主义发展史这根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有人甚至说：“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似乎人道主义是目的，而共产主义不过是手段。这就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德国出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反

动思潮如出一辙。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看来，人道主义高于共产主义，他们的口号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人道主义”。所谓“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实质上也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人道主义”这一口号的翻版。

人道主义是不是一种全人类的思潮？不是。自从出现了阶级以后，世界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过什么超乎一切时代、超乎一切阶级的全人类的共同思潮。在阶级社会里，各种社会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道主义这种思潮也是一样。由于人道主义这个词用得很滥，很多人把凡是涉及到人的问题、讲仁、讲人性善的观点都叫作人道主义，因此长时期以来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人道主义自古就有，在中国起码可以上溯到孔丘的“仁学”、孟轲的“性善”说，在古希腊起码可以上溯到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说法，甚至更早。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没有严格从 Humanism（人道主义）这个词产生的历史背景去进行考察。Humanism 这个词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出现的，文艺复兴的时期只有 Humanus（人的）和 Humanitas（人文学）这样的词。Humanism 就是从 Humanus 和 Humanitas 演变而来的。既然人道主义这个词只是在文艺复兴以后才在欧洲的历史上出现，那末有什么理由把在此以前的封建社会、甚至奴隶占有制社会中某些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性善的观点都纳入到“人道主义”的概念里去呢？从人类的历史来看，人们对自己的研究开始得很早。在原始社会的初期，人并没有把自己同自然分开，人只是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一部分。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同自然斗争的进一步展开，人对自然和自己的认识深入了，才开始把自己同自然分开。所以列宁说：“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

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①人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这件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区分开来之后，在最初还只限于直观，比较深入的观察，是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也就是在奴隶占有制的社会形态下。因此，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文艺家的作品中，有不少论人的言论。这种言论（特别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所继承，为他们的人道主义提供某种思想资料。但是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出现的人道主义，决不是古代某些论人言论的简单重复，更不是它的直接等同。它的出现是适应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适应资产阶级从封建制度及其主要的精神支柱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需要。中世纪的神学是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一切意识形态都只能是神学的侍婢，不冲破神学蒙昧主义的樊篱，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就不可能促使生产力有较大的进步。因此新兴资产阶级决心向神学宣战。新兴资产阶级反对神学的斗争，当时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宗教改革运动，就是在教会内部进行某种改革，以削弱教会的蛮横统治。马丁·路德和教皇列奥十世围绕着“赎罪券”问题展开的斗争，以及嗣后的改革主张，是这种宗教改革的典型例子。这种改革虽然对教会的统治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冲击，但是它并没有根本否认教会和神学的权威。因此，这种宗教改革运动没有能持续多久。象马丁·路德这样的宗教改革家，后来也攻击起人文主义运动，攻击起理性和科学来了。另一种形式，是世俗的运动，即人文主义运动。这种形式比宗教改革运动要彻底，前者是在肯定宗教的前提下，在宗教的内部进行某种革新，是一种羞羞答答的“非宗教”的活

① 《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90页。

动,而人文主义运动则不同,它以公开的、鲜明的世俗立场同中世纪的教会、神学对立,它要以世俗的权威来代替神学的权威(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人文学者并没有达到无神论者的水平),这种世俗的立场集中表现在 Humanus 和 Humanitas 这些词上。人文学者大讲人,大讲人道是用来同神、同神道对立,他们造成一个人道主义运动,目的是要从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恢复世俗的教育,造就一种世俗文化的繁荣,以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无论从形式到内容,从深度到广度,它都和古希腊、罗马的论人言论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不是代表奴隶主,而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他们的人道主义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基础上,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服务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这种世界观和历史观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时期,即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经历了漫长的道路。

有人把人道主义分成广义的和狭义的,似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人道主义是狭义的,而广义的人道主义包括奴隶占有制和封建时期的各种论人的言论。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从 Humanism 产生的情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道主义有其特定的历史的含义,有其明显的阶级属性,不能把某些貌似相同的思想、观点都放到人道主义的范畴中去。从社会情况来看,奴隶占有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等级特权制的社会,这种等级特权制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所谓王道、天道,而不可能是人道,人道这个概念是在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的关系形成之后才产生的。不能设想,反映资本主义等价交换关系的抽象的人的价值概念、抽象的人道概念,会在等级特权制

的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就已存在。如果把凡是谈论到人、谈论到人性善的观点都叫作人道主义，那末就会把人道主义这种思潮的范围大大地扩大。照这种说法，中世纪的神学也可叫作人道主义，因为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其中也都谈到人。《马太福音》中就谈到要爱一切人：“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要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①可是我们清楚地知道，神学恰恰是否定人的，是反人道主义的。所谓人道主义有广义、狭义之分，无非是想说明，人道主义这种思潮具有永恒性、全人类性，无非是想说明人道主义的观点哪个阶级都有、都能用，以此来抹煞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这一阶级实质，以便为把马克思主义也说成是人道主义，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消融马克思主义这一别有用心企图铺平道路。

人道主义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今天，经历了五百多年的历史，人道主义在这一长过程中表现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所谓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有所谓启蒙运动的理性的人道主义，有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有费尔巴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本主义，有实证主义的人道主义，以至修正主义的社会人道主义（即伦理社会主义）和现代神学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现代蒙昧主义的新人道主义（即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等等等等，真是五花八门。但是除了个别的例外，总起来说，人道主义不外乎这样一些内容：强调以人为本位、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而它用以观察历史的准绳，始终是“人类的本性”。因此，资产阶级人性论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两个相似的概念，人道主义比人性论的外延要广一些。人道

^① 《马太福音》第5章。

主义所说的人是抽象的人，人道主义总是打着全人类的旗号，借用全人类的名义，似乎它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为全人类的利益着想。它为资产阶级的利益穿上一件“全人类”的外衣。

怎么看待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道主义？我们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抨击，提出建立一种新的、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主张和种种改革方案，这是反映了早期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历史观的基础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人性论、人道主义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范畴。而不是象有的人所主张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道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似乎根本是两回事。有的《百科全书》，在“人道主义”这个条目中，就认定人道主义不仅是资产阶级的思潮，或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特点，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相对立的还有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并且把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列入这种人道主义的范围，这就把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完全对立起来。

人道主义这种思潮、这种世界观和历史观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在文艺复兴时期、在启蒙运动时期，一句话，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历史时期，它向封建的等级特权制挑战，向作为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的教会和神学开火，充分显示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夺取政权，建立了自己的阶级统治之后，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人道主义逐步失去了它的革命性，逐步变成了资产阶级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一种甜蜜补充，它起到了赤裸裸的暴力镇压所起不到的作用，成了资产阶级巩固其统治的一种精

神支柱，如同中世纪神学对封建制度所起的作用一样。可以说，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下，成了一种新宗教，成了麻醉劳动人民，使之俯首贴耳听命于资本的剥削、压迫的新的精神浊酒。在资产阶级成为反动统治阶级以后，人道主义不仅在作用上，变得和它曾经猛烈反对过的宗教神学差不多，而且公开和宗教合流，孔德的“人道教”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从反宗教开始，最后与宗教沆瀣一气，难解难分，这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走过的道路，它反映了资产阶级从反封建的、革命的、先进的阶级，向维护日趋腐朽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反动的、落后的阶级转化这一历史过程。因此，不仅把人道主义说成永恒存在的、全人类的思想是错误的，而且把人道主义说成是一种抽象的、合乎人类理性的、始终进步的、甚至是“人类的至高信仰”的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说人道主义是“人类的至高信仰”，这本身有点宗教味道，就如同基督教把《圣经》当作“最高的福音”一样。这种观点和孔德的“人道教”一样，要人们对人道主义这种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当作宗教一样来顶礼膜拜。

人道主义在它起进步作用的时候，固然也有其欺骗性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它把资产阶级的利益套上了一件“全人类”的外衣，好象它不是为资产阶级一个阶级谋福利，而是为全人类谋福利，它所要争取的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权利，而是全人类的权利。但就其总体来说，它不是一种完全伪善的学说。而随着资产阶级的逐步走向反动，作为资产阶级思想武器的人道主义才成为完全伪善的说教。恩格斯说：“……文明时代愈是向前进展，它就愈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

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第一阶段都是没有的……。”^①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走向反动以后，也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习惯性伪善的一种表现。

当然，我们说当资产阶级成为反动阶级后，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人道主义已蜕变成为一种反动思潮，不等于说这一时期就没有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也不等于说在某些思想家那里，人道主义就没有一点积极作用。应当说，这样的人道主义者是有的，这样的积极作用（如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以及其他非正义行为的斗争中）也是有的。但这种情况不能改变人道主义已经丧失它作为社会进步思潮时的那种积极上进的作用。

从以上所述可见，人道主义不是超乎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思潮，把人道主义说成是同人类同始终、说成是包容一切的思想体系是完全错误的。

二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许多国家的人道主义宣传中，最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也归结为人道主义。作这种宣传的不仅有现代资产阶级的一些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如存在主义的萨特（J. P. Sartre），新托玛斯主义的比果（P. Bigo）、加尔维（J. Y. Calvez）、霍姆斯（J. Hommes）等等，而且有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人道主义其实并不新鲜，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曾出现过这种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2页。

潮流。

问题要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说起。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苏共中央马恩列研究院设法复制了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理事会保存的马恩全部遗著原稿，工作人员在辨认照片拷贝时发现了这个手稿。1927年苏联出版的《马恩文库》第三卷中部分发表了这个手稿，当时编者误认为这个手稿是《神圣家族》的准备著作。1929年又被收入苏联出版的《马恩全集》俄文第一版第三卷。193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朗兹胡特(G. Landsgut)和迈耶尔(J. P. Mayer)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保存的原稿，把这部手稿整理出版，编入《历史唯物主义。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集》第一卷，这个本子并不完整。同年，苏联的一位学者把这个手稿整理成完整的本子，用德文发表于《马恩全集》国际版(MEGA)第三卷，标题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手稿》发表前后，朗兹胡特和迈耶尔等人借机大造舆论。1931年，迈耶尔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马克思的一部未发表的著作》的报道。随后，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又合写了《马克思早期著作对重新理解马克思学说的意义》的长篇文章。接着，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H. Marcuse)发表了《关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材料——对新发表的马克思手稿的解释》一文。比利时工人党的领导人德曼(H. Dcman)则以《新发现的马克思》为题，撰写了一篇长文，把这种宣传推向高潮。从此以后，在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借《手稿》的重新发现为由，竭力抬高《手稿》、贬低马克思后来的著作的潮流，一时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声浪甚嚣尘上。

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在文章中把《手稿》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说它是“新的福音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录”。他们说：“我们在这里新发表的手稿表明马克思的观点已达到了完善的高度。虽然从表面形式上可以看出，手稿不是为发表而写的，而是表现出自己弄清问题的强烈特点，但是这份手稿毕竟是包括马克思思想的整个范围的唯一文献。”^①朗兹胡特和迈耶尔究竟基于什么，把马克思的这部早期的未完成的著作抬得这么高呢？据说，是因为手稿确立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人的自由的形成。他们说：“人类历史的现实的、物质的过程本身就是人的自由的形成。这就是所谓‘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真正核心。”^②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手稿预先确定了人的使命这一观念，用这一观念对照现实，就会感到现状的缺陷，感到人本身是异己的，和自己即和人的使命相对立的。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这份手稿否认“通过剥夺剥夺者而实现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废除剥削，是历史的真正目的”，而相反地提出“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和发展”作为这种目的。这是利用马克思的这部早期著作的某些不确切之处，用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来歪曲马克思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标本。

马尔库塞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同样不遗余力地抬高《手稿》的地位。他认为《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研究史上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这部手稿可能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和最初含义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③马尔库塞之所以这样看重《手稿》，据他说是因为它的人道主义性质。他说：“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285页。

② 同上书，第288页。

③ 同上书，第298页。

手稿》的两个地方，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对人的存在的总体性作出概述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尽管这里只是叙述了一个大概的轮廓，但是这两个地方十分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进行批判和创立理论的过程的真正基础。马克思多次把扬弃异化和物化的积极的共产主义称为‘人道主义’，——这个术语表明在他看来，人的本质的特定的实现是‘基础’。”^① 马尔库塞在后来的一些著作中，特别是在1964年出版的颇有影响的著作《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中，大讲人的斗争，讳言阶级斗争，把从学生罢课到性的解放等等所谓人的斗争的形式，当作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其思想可说是同1932年的这篇文章一脉相承。

和朗兹胡特、迈耶尔、马尔库塞一样，德曼也是竭力夸大《手稿》的意义。他说：“这部著作对于正确评价马克思学说的发展过程和思想内容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必然会促使马克思的许多追随者和反对者去检查自己的观点，至少是检查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哲学前提的观点。这部著作比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都要清楚得多地揭示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隐藏在他一生的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判断背后的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动机。”^② 然后他提出一个问题：“现在必须作出判断：要么就是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属于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必须彻底修正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要么就是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这样就会有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们可以用它来反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③ 德曼把考茨基和布哈林说成是马克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第311页。

^{②③} 同上书，第348、349页。